

联合 国



# 安全理事会

## 正式 记 录

第二十二年

### 第一三六〇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

纽 约

####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360) .....	1
通过议程 .....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902) .....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910) .....	1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S/7967)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 /…）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三百六十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汉斯·R. 塔博尔先生（丹麦）。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S/Agenda/1360)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3.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4.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5.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S/7967)。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S/7967)

1.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通过的决定，经安理会同意，现在请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约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黎巴嫩、伊拉克、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基德朗先生(以色列)、M.A.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G.J.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和M.H.法拉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S.钱马斯先生(黎巴嫩)、K.哈拉夫先生(伊拉克)、M.塔比蒂先生(摩洛哥)、J.M.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S.沙希恩先生(科威特)、M.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和W.布里先生(利比亚)在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在安理会继续讨论议程上规定的四项项目之前，我想指出，下列五项决议草案已经提交我们考虑，即六月七日加拿大的决议草案[S/7941]、六月十三日苏联的决议草案[S/7951/Rev.2]、六月九日美国的决议草案[S/7952/Rev.2]、六月十三日三国决议草案[S/7968/Rev.1]以及六月十日美国的另一项决议草案[S/7971]。

3.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相信如果我一开始发言，就谈到安理会的作用以及安理会在这种世界危机中所应起的作用，安理会的同事们不会认为我是不对的。我之所以关心这一点，是因为我坚决而深切地相信，只有通过国际谅解和国际合作，我们才有希望克服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危险。我提出这一点的理由，就在于我尊重联合国，也在于即使有挫折、失望和失败，我还是相信宪章的宗旨。

4. 联合国是发表国际舆论的论坛。每一个会员国都有发言权，每一个会员国都有权让人家听取他的意见。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在安理会里，我们在这儿不仅仅是要阐明我们国家的政策和捍卫我们的民族利益。在行使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这一项安理会首要职责方面，我们这些安理会的理事国还负有更为重大的责任。

5. 我相信，在对付世界危机与冲突的时候，人们普遍都指望着我们在这个安理会里不要增加危机，更不用说加深仇恨了，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们在此地并不是为了袒护某一方面，也不是为了相互倾轧，也不是为了破坏相互关系，或者使互不信任的程度更为加剧。

6. 我们全都承担了各种各样的义务。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在此地，我们要宽大为怀，致力于达成谅解，找出共同立场，使各国的行动一致起来，发展友好关系，寻求公正而光荣的解决办法，建立并保持绝对以国际威信为基础的和平。

7. 从近来安理会里交换的意见来看，要达到上述那些目的，似乎还很遥远，而且也十分困难。但是，达到那些目的，正是我们已经承担的义务，而且我们也无法逃避这种责任。假使我们给全世界忧心忡忡和思想紊乱的人们以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并不关心

和平与正义，而只关心于激化辩论，增加紊乱，从旧恨中引出新仇，那可的确是很严重的灾难了。

8. 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面临着一次极为严重的危机，可能是全世界所遇到过的危机中最危险的一次。我们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困难和很多的障碍。我们知道，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宗教情绪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厉害。我们知道，千百万人被牵涉在内，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正在遭受苦难。我们知道，为了恢复秩序与正义，我们面临着的任务是多么艰巨。

9. 假定我们给人一种感觉，以为我们是在激发敌意，而不是对寻求协议非常关心，那么，全世界的人们将会有怎么样的想法。最低限度地说，这一点就使我感到担心。在我们着手为尽到这项重大责任而努力时，我不揣冒昧，怀着充分的敬意与诚心，再一次提请注意：我们应该进一步作出极大的努力，来一道工作，互相尊重地工作，而且在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独特责任那样的前提下进行工作。

10. 由于希望我们能以更好的风格来准备第二阶段的工作，我就不再谈过去三个星期的事了。关于我们过去的辩论，我想说的仅仅是提醒安理会：从一开始，我就主张安理会必须召开会议并采取行动；在安理会每次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在发言和表决时，都是一直赞成采取紧急行动的。那时曾有过倡议，即：一俟秘书长从开罗回来，就支持秘书长的呼吁，我国代表团便是倡议人之一。我们现在仍然认为：如果安理会当时按照这个倡议做了，而且上月就控制了局势，那就可能已经完全防止了这场战争。

11. 和早些时候拖拖沓沓犹豫不决的情况相比，战争开始以后，安理会现在倒是几乎连续不断地在召开会议，虽然也曾耽搁和迟疑过几乎两天时间。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后果如何。但是，从六月六日星期二下午七时十五分通过了第一个停火决议案〔第二三三（一九六七）号〕起，我们就迅速而有效地一起行动起来了。

12. 马里代表最近曾说，我们一事无成，什么问题上都不会有结果。恰巧相反，我倒认为，我们在上星期二第一个停火决议案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是

必要的、正确的、及时的。而且，这也是成功的。我们已经明确指出，对于任何破坏停火的行为，我们都应迅速予以谴责。

13. 鉴于世界上对联合国组织的效能存在着怀疑和担心，值得深思的就在于，世界上没有其他权威能够卓有成效地号召停火，并能成功地坚持下去，使停火得到遵守。联合国又一次显现出了它有能力完成它制止战争的主要任务。要是联合国能够防止这场战争，那该有多好呵！现在，我们必须让人们知道，战争已经停止，联合国是能有助于实现公正和平的。如果要在目前所处的环境下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需要有比以往更多的谅解、智慧与勇气。

14. 如果我们一踏上这个十分艰巨的征途便相互争吵，各持异议，那么，我们就很难有，或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一周以来，我们在安理会里始终是一致行动的，而且行之有效，成绩昭著。这就给了我们信心。从联合国派在近东的代表们那种令人赞赏并很有成绩地代表着我们意志的作法上，我们也可以得到鼓励。我确信，安理会的每一位代表都以布尔将军在实现全面停火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引以自豪，我们大家都钦佩他的努力，也很钦佩同他一起合作得很好的所有人员的努力。对于那些喜欢强调联合国组织的失败和缺点的人们，我们要提醒他们，只有联合国工作组才能有所作为，正象它已作过的那样，使叙利亚战争停了下来。我确信，我们有一致的看法，都认为有必要支持、加强并扩大为我们出色服务的联合国工作组。我确信，我们也有一致的要求，应该让布尔将军和他的幕僚能立刻回到耶路撒冷官邸去。

15. 正是由于为安理会所通过，并由联合国现场工作人员所迅速、巧妙并勇敢地支持的这些决议，才使我们现在有可能转到军队脱离接触、撤退军队和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等问题上来。

16.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尽我们的力量，来减轻平民所遭受的痛苦，并预防发生比我们过去所知的更为惨痛的难民问题。约旦、叙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代表们都曾在昨天就这一问题向我们作了动人的发言。这是一项国际义务，现在我声明，我

国政府保证参加为处理这一问题而提出的任何国际倡议。我希望其他国家配合我们的行动。此外，我们还建议：在通过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以后，秘书长应该协同各有关政府及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联合国机构，作为一项特别紧急的事情，为我们提供一份既谈情况又谈要求的全面报告。这是国际行动行之有效已经得到证实的另一个方面。在这方面，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17. 我充分认识到这一大规模救济与善后的问题决不能代替其他的紧急行动。但是，我确信，这是公正解决问题的一个初步行动，这是公正解决问题不可缺少的要素。

18.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我国政府才热烈欢迎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S/7968/Rev.1〕的倡议精神，这项决议草案的基础，便是迫切要求采取措施，使平民与战俘能免于不必要的痛苦。的确，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呼吁重新给予平民和难民以保证，使他们可以平安无事地继续留在他们家里。我不必要提请注意这一事实，那就是：根据国际法，军事占领者对被占领的领土上平民生活的干预是有严格的法定限制的。也许应该立刻采取的最理想的行动是对以色列代表昨天给我们的保证加以补充，要求以色列政府准许立即进驻观察员工作组，以便全世界人们知道，关于有人对阿拉伯平民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的说法，并不是事实。

19. 六月十日，我曾在安理会〔第一三五五次会议〕代表我个人谈到包括难民在内的无辜平民的痛苦问题。现在我也代表我国政府发言。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是，没有一项任务比这更为重要，没有一项任务比这更为紧迫。

20. 国务部长乔治·汤普森先生昨天在下议院发言时说：

“同时，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说，大量的难民已经渡过约旦河到达了东岸。很明显，即将发生一个大规模的救济问题。我国各志愿组织正在考虑自己能做些什么，女王陛下政府已经同意作财政准备以便在约旦进行紧急救济，我们也正在再三

考虑，作为第一步从英国政府储存在塞浦路斯的物资中我们能提供些什么。”<sup>1</sup>

我诚恳地希望，安理会即刻重视各冲突地区无辜受难者十万火急的迫切要求。

21. 现在我来谈军队脱离接触和军队撤退的问题。谁也不相信，只要在此地通过一项决议就能实现这些打算。我们了解，军队脱离接触和军队撤退，事实上不可能不经讨论和没有行动而得到解决。也不可能在纽约得到解决，而是要在现场才能解决。何况，根据以往的经验——例如，对于克什米尔问题的经验——我们知道，与有关军事当局及地方当局进行讨论是多么不可缺少的事。

22. 我向安理会建议，根本问题还在于我们应该着眼于实际问题，而不是从事宣传活动。

23.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为军队脱离接触和军队撤退而出色地工作呢？布尔将军以及同他一起工作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已经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开端，而且无疑地也会在将来起着良好的作用。印度代表曾极力主张加强联合国在该地区的机构，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24. 他提出，安理会应立刻考虑，是否请秘书长派出一位私人代表，不仅仅是去协助和缓紧张局势，而且也是去协助恢复和平环境，我也同意他的这个建议。印度代表还进一步提出，秘书长的这位专门代表也应保证平民安全无虞。不知这项任务可否交由旁的代表或工作组或组织机构承担。但是，正如我已经声明的那样，我完全和他一致地认为，这桩事肯定是刻不容缓的。

25. 我认为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现在就应考虑指派调解人的问题，调解人可以即刻与各有关政府进行讨论，从而立即开始行动，为公正与持久和平奠定基础。

26. 我们应该全神贯注的正是这些实际问题。我

相信安理会的每一位代表都看得很清楚，只有通过这样的实际行动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27. 昨天晚上加拿大代表那一席实事求是而且富有建设性的发言使我很受感动。他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28. 上星期我们在一起工作，为的是促使停火，并使停火生效。经过共同努力，我们达到了目的。如果现在有人企图制造分裂与争端，把我们引向失败的境地，那就不仅是联合国的，而且是有关各国人民的一个悲剧。

29. 仅仅是一、两天以前，我们才完成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实现停火并坚持下去。既然这项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就进而着手极其复杂和非常艰巨的各项更重大的任务。

30. 我们有两条道路好走。要么我们就更加苦闷，永远陷于悲惨的境地，在根本无法解决的争论与停滞之中分崩离析；要么我们就一起作出进一步的巨大努力，一心一意地为克服我们面前的艰难险阻而寻求实际的解决办法。

31. 这第一条道路，即停滞的道路，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很合口味，不过根据个人经验，我也十分清楚，这些人怀着多么强烈的不信任和失望的情绪。另一条道路主张并选择国际援助和国际合作，通过稳步而坚持不懈的实际努力来恢复秩序与正义，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受欢迎的，而且还很可能受到不公正的曲解。

32. 但是，我重说一次，我认为我们所作的每次发言和我们所考虑的每项决议，都应该从反面检验它是否会激怒别人和增加仇恨。也应该从正面检验它是否会导致和平并是否可能有助于公正解决问题。

33. 这些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曾想运用的检验标准。今后运用这些标准是需要一些勇气与信心的。不管我们目前做什么，但愿我们继续保持在整个近东建立秩序与正义的希望。我也希望，我们将下定决心使联合国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工具。

34. 主席：我想通知一下安理会的代表们，我刚收到一封巴基斯坦代表的来信[S/7984]，他要求允许他参加讨论，而不参加表决。因此，如果没有反对

<sup>1</sup> 参见下议院，国会辩论正式报告。第五集，第七四八卷，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届会议，第三一八栏（伦敦，女皇陛下政府文书局，一九六七年版）。

意见的话，我就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参加讨论我们当前的各项问题。既然没有反对意见，我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35. 约旦代表曾表示，他愿意让出他在安理会的席位，以便巴基斯坦代表就位发表声明。对于约旦代表这种关切的态度，我要表示感谢。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A.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6. 主席：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37.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安理会允许我参加这次讨论（不参加表决）。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曾请求允许参加，因为在阿拉伯家园演出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对于巴基斯坦有直接的影响。约旦代表亲切地对待我，使我在他的安理会席位上发言，我也要向他致谢。

38. 我们之所以被卷到巴勒斯坦问题里面，是有各种不同根由的。我们关心阿拉伯民族的生命与自由，尊严与荣誉。我们同阿拉伯人民休戚与共。我们同阿拉伯人民分享伊斯兰教这份不朽的遗产，这份遗产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把我们从无论是宗教的或者是种族的一切偏见中解放出来。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最伟大的圣所遭到轻蔑的时候，当圣地（即摩西和耶稣和伊斯兰的土地）正如巴基斯坦外长一九四七年所说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简直是五内俱裂。其次，巴勒斯坦问题，从其各方面归结起来，不外是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虽然这是殖民主义中最残忍的一种表现。

39. 有一位知名的犹太知识分子兼作家阿瑟·凯斯特勒写了希望与应验一书。现在摘引其中的几句话：“从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的观点来看，以色列国是历史上的不义产物。”<sup>2</sup> 对亚非人民来说，不会有其他事情比消除这种不义产物更使他们称心的了。

40. 殖民主义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但以色

列的所作所为，却表现出和在罗得西亚与在南非一模一样的最恶毒的种族主义形式。

41. 但是，今天我一出席安全理事会，就深受感动，主要的是亚非国家——当然，都是全世界的小国家——因为这个组织在道义上堕落而忧心如焚。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是联合国宪章被存心糟蹋的一部历史。从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直到今天，安全理事会一直在人类的面前受考验——至少是在那些蔑视阴谋、谴责不义、憎恶侵略以及拒不向武力低头的人面前受考验。

42. 我们很痛心地看到，安理会在这次考验当中失败了。如果这个组织在侵略力量面前表现得唯命是从的话，全世界——我并不是只想到亚洲和非洲——善良的人们是不会一直无动于衷的。我们能让联合国拜倒在闪电战的面前吗？

43. 巴基斯坦敦促安全理事会或大会不要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个亚洲和非洲的民族，即伟大的阿拉伯民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九四七年，当这个组织的二十九个会员国——这一世界组织中的少数——被劝说投票赞成支解圣地领土时，我们就曾经提出过警告。现在我引述巴基斯坦外长在大会第一二六次全体会议上的声明：

“从北非大西洋海岸到中亚细亚草原，你们在各国人民的心坎上播种西方大国策划的疑惧与不信任。事实上等于在中东的心脏硬插进一道西方的楔子。你们就这样冒着极其严重的风险，破坏东方与西方真正合作的任何机会，并使之破坏到无法恢复的境地。”<sup>3</sup>

在同一项声明中，他说：

“记住，西方各个国家，你们明天可能需要朋友，你们可能在中东需要盟国，我请求你们不要在他们的土地上损毁你们的声誉。”<sup>4</sup>

44. 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巴基斯坦不得不重提同

<sup>3</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全体会议，第二卷，第一二六次会议，第 1377 页。

<sup>4</sup> 同上，第 1367 页。

<sup>2</sup> 伦敦麦克米伦公司，一九四九年版，第 22 页。

样的警告，三周来的情况使这一警告显得更为中肯而犀利。有些人抱着这样的希望，认为能迫使被蹂躏的阿拉伯各国接受一种和平解决办法，而这种和平解决办法，在阿拉伯国家没有受到侵略时，是根本不会接受的。我们毫无怨恨之心地奉告这种人：“你们抱这样的希望是不对的。请为体面和文明着想，别打算从阿拉伯，甚至整个亚非所遭到的灾难中获取利益。”圣经箴言篇中说道：“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

45. 这些年来，对于这一问题应如何从人道和道义方面加以理解，西方在心理上表现出了奇怪的抵触。首先，人们告诉我们说，西方希望对若干世纪以来，犹太人遭受的迫害和希特勒匪帮搞的种族灭绝，作出某些弥补。但事实却是：犹太人遭到迫害和大规模屠杀是在西方而不是在亚洲和非洲。因此，道歉和赔偿应该由西方世界承担，而不应从阿拉伯人那里索取。

46. 其次，人们还告诉我们说，在欧洲和美洲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中有一股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浪潮。但是，我们曾经问过，今天还要问：自由主义与进步的主张中，有哪一条原则能证明把一个民族逐出国土而让异族去占领是合理行为？为侵略而欢欣鼓舞，并把侵略者当成胜利者来祝贺，难道是自由和进步的表现吗？难道西方的自由主义就意味着只有西方才应该有自由吗？

47. 再者，有人还不相信以色列怀有扩张主义的野心。很明显，以色列在一九四九年与一九五六年的所作所为，其一贯的特点早就该使他们相信这一点了。假如还没有，那么，以色列领导人最近声明他们坚决霸占他们在上周以十足背信弃义的武装行动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在听到这种声明以后，难道还能不相信吗？

48. 如果我提到阿拉伯 - 以色列问题的根源，那是因为联合国不应在真空中来考虑这一问题。联合国不应无视隐藏在其间的一系列因果关系。世人皆知，有人曾怎样企图把另一种解决办法强加给安理会。他们要把巴勒斯坦问题说成是和亚洲、非洲为争取自由的斗争没有关系的；那种解决办法无视宪章准则、无视据以制订准则的国家行为的道德标准。如果要求受

害者在安全理事会主持下，来和侵略者进行磋商，这能使全世界信服这种解决办法是公正无私的吗？人们为这种看法相当流行而感到惊讶和恐惧，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确实担心，如安理会屈从于这种解决办法，那么联合国的前途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49. 当我们看到过去三周来安理会的会议进程时，我们就更加提心吊胆了。然而，在讨论这些会议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之前，我必须向那些维护正义事业和宪章宗旨的安理会代表们致敬，全世界都称颂他们坚持原则。但事实上，虽则他们曾进行调停，安理会议事进程的倾向和基调，迄今还是等于默许侵略。请允许我就这方面作简要的分析。

50.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行使了主权以后，安理会就在五月份召开会议讨论中东形势。蒂朗海峡的通航问题根本是一个司法上的问题。但这问题立刻被以色列变为开战的理由，并被说成是对国际和平的威胁。这无非是以色列武力威胁所直接造成的危机，而在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个事件以前曾有人出力要制订一项沿海国家宣言。据说，这一宣言将使以色列认定，使用武力来破坏所谓的封锁是合法的，或至少给这种行为以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掩护。

51. 根据国际法准则，任何沿海国家的类似宣言，都不能使那种不在联合国宪章保护范围内的武力行动合法化。只有发生了武装进攻，我再说一遍，武装进攻，宪章才允许行使自卫权。即使在那种意外情况下，也只能在安全理事会还没有采取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措施的时候，才可以行使自卫权。

52. 不让以色列有通过蒂朗海峡的权利，不等于对以色列进行封锁，因为它并不妨碍以色列在地中海沿岸和世界各国的贸易。正如我曾说过的，这一问题是一个司法上的问题，但是却被变成了一个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开战的理由这一概念与宪章完全无关，我们之所以被弄成为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无非是因为我们倒退到了制定宪章前那个时代的心理状态。

53. 正是这种心理状态才产生了一种气氛，一种国际精神病，因而使以色列胆敢向它的阿拉伯邻国发动侵略，排除了和平谈判的任何可能性，而这种可能

性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将访问华盛顿时已经显示出来了。以色列的侵略罪证，本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它野蛮地毁灭了阿斯萨穆村以及它于五月份明目张胆地威胁叙利亚事件中而得到了充分说明。但这种罪证已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人们忘记了以色列是联合国会员国中多次引起安理会责难的独一无二的国家。相反，它却被打扮成这么一个形象：一个弱小无助的国家，在受到它的掠夺成性的邻国的扼杀。

54. 正如预料所及，以色列利用这种形势，在六月五日侵入埃及和约旦领土，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最明显的侵略行为。是以色列开了第一枪，而且事实上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约旦遭到了珍珠港式的袭击，这一点是一清二楚的。

55. 这些天来，我一直感到奇怪，人类的自尊心怎么能容忍，未出生的世世代代又怎样能理解，象六月五日那种规模和那样明显的侵略行为发生的时候，安全理事会竟然无法作出理所当然的反应，这种理所当然的反应不是别的，是立即谴责侵略者并令其迅速撤军。而安理会做了些什么呢？只不过要求停火而已。

56. 停火问题总是同交战部队撤回到各自边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联合国准则，没有比这件事更带有根本性的了。在这里，让我回顾一下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日安全理事会做了些什么。安全理事会当时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停火并撤军〔第二一一（一九六五）号决议〕。但这次却未按这一先例办事。以色列武装部队驻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约旦的土地上，而在以色列境内却没有任何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约旦的武装部队，面对这样的事实，安理会却未能要求侵略军撤退，对此，安理会能作出什么公正的解释呢？

57. 据说，允许以色列军队留在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国土上，有助于达成一项经过调解的和平。但我们比谁都清楚，允许以色列不撤退侵略军，不会导致一项经过调解的和平，而只能是一项绝对命令。

58. 但是，有件事我要解释清楚。我们不会同意联合国去支持一项实际上只能是侮辱阿拉伯各国并强制他们屈服的任何计划。

59. 在联合国历史上出现了极其厚颜无耻的侵略行径，与纳粹匪徒在欧洲的任何一次侵略战争不相上下，而安全理事会迄今未置一词进行谴责，这实在是使人感到奇怪的。

60. 甚至在停火生效以后，以色列还在安理会上发表混淆视听的声明，这真令人吃惊。安理会记录表明：就在以色列轰炸大马士革并向叙利亚进军的同时，它还在矢口抵赖这一事实。对于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保持相当程度文明的人类大众来说，这样的厚颜无耻是不能容忍的。安全理事会的反应本来应该是怒不可遏，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却小心翼翼、软弱无能。

61. 有关以色列行径的证据是大量的。在它发动侵略以前，以色列领导人声称他们没有领土要求。但发动侵略以后，还是同样的领导人却发誓说，以色列决不退回到停战线。这种态度，且不说没有把联合国放在眼里，而且对那些曾庄严宣称要维护中东所有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大国，不也是一种藐视的态度吗？

62. 联合国已经到达它历史上的分水岭。它对大量危害联合国的事情听之任之。世界上发出了各种呼声，其中最值得称赞的是罗马教皇的声音，他要求把和平建立在理智与正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武力基础之上，他要求伸张正义而不是扩张领土。

63. 巴基斯坦和有些人一样，认为对联合国的损害，也就是对宪章所体现的文明程度的损害，仍然有弥补的余地。这种弥补除采取三点措施外，别无他法：第一，谴责以色列发动的侵略；第二，根据宪章第三十九条，责令以色列武装部队立即撤回至总停战协定中所规定的分界线；第三，在撤军完成后，安全理事会积极参与探讨，找出一种办法，使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为巴勒斯坦问题作出的实质性决议得以履行。

64. 不消说，这些决议关系到以色列的边境问题、遣返阿拉伯难民问题和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某些人想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劝说各方面接受被称为西亚形势的“冷酷现实”的说法。这种词句的背后隐藏着的无非是一种既成事实的哲学，如果可以称之为哲学的话。这种关于既成事实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阴谋观念现在正被用来赞许以色列的进一步扩张。

65. 以宪章原则的名义，以正义的名义，并为了占人类大多数的弱小民族的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和有些国家一样呼吁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履行其职责，并谴责和取缔侵略。我们无法使西奈平原和耶路撒冷山谷中成千上万的死者复活。我们也无法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能保证国际社会不赞许诉诸武力，也不会用侵略者犯罪的果实来奖赏侵略者。

66. **鲁达先生**（阿根廷）：根据宪章和联合国惯例，一项谴责会员国侵略活动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是一个具有这样分量和重要性的步骤，即要求对全局作出评定，并对事实进行慎重的分析。

67. 在这个问题上，由于需要，我国代表团慎重地分析了秘书长、有关各方和安理会其他代表提交安理会的全部事实。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事实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有关这个问题的朦胧的图画，其中某些方面还有争论。

68. 在其他一些场合，当明确而具体的事反映的情况说明了问题的全过程时，我们曾毫不犹豫地谴责过应受谴责的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有力地谴责了以色列，支持了二二八决议（一九六六）。该决议因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以色列在希布伦地区侵略约旦的军事行动，指责了以色列。在那种场合，摆在安理会面前的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但当事实不是同样清楚地留待我们作出评价时，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立场。

69. 现在，我国代表团想就苏联决议草案的另一方面，即涉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部分领土被占领，以及立即、无条件地撤出以色列部队的这个方面发表一些意见。

70. 自我国代表团在这次辩论中第一次发言起，我们即一贯主张安理会的首要任务是尽其一切可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三项决议，使阿-以边界达成有效停火。卷入冲突诸国已接受安理会决议，并以适当方式表明了这一态度。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特别由于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在这次紧急事件中所表现的责任感，安理会的首要任务，即防止扩大敌对行动及促成停火，业已圆满完成。

71. 然而，我国代表团不愿让事态停留于现状，而是从一开始即强调指出，一旦必要的平静气氛已经造成，就必须努力创造条件，促成问题之最终的、永久的解决。的确，中东连续不断地纠缠在各种问题之中几乎达二十年之久，而迄今仍然没有愿意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迹象。但我国代表团相信，中东问题可以、而且必须得到和平解决，因为这不仅与有关各方利害相关，而且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和平有着永久的利害关系。我们认为，只有各方放下武器并创造条件，使各方能自由地、畅所欲言地表达他们的意愿，才有政治进展可言。简言之，诚如我们在历次发言中指出的，我们认为，若武力状态依然存在，公正的、持久的和平则无法实现。我们认为，在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无效的，因而无法导致问题的最后解决。

72. 基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坚信，现阶段安理会的职责是设法创造条件，以免有人在压力的威胁下而参加谈判。我们认为，只有一方面撤出军队，另一方面国际航运通道之自由畅通得到保证后，这些条件才能获得。一句话，这意味着要放弃交战精神，确立有助于和平的精神条件。我们认为，双方都必须处于能自由地表达他们意愿的地位。因此，我们不同意苏联决议草案实施部分的第2段。虽然我们相信撤军是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受到压力。而且，我们认为中东问题只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我们也认为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或第一种解决办法都必须是创造谅解气氛，这才有助于双方协议之达成。

73. **塞杜先生**（法国）：我们理解苏联代表团由于关心而提出的决议草案。我们认为，使用武装力量进行征服并不能赋予占领领土的权利。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只能支持苏联提案。但除此以外，事实上我们能对这一倡议指望什么呢？或则决议草案通不过，或则决议草案纵然被通过，但执行决议草案的机会是成问题的。

74. 至于前景问题，事实是阿拉伯诸国可能认为，既然其领土尚被占领，则很难进行谈判。从以色列方面来说，它很想把这一点肯定下来：即在该地区

通往谅解的大门是敞开的。因而，法国代表团认为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得共同努力促进谈判，使之达成各方均能接受之协议。我国代表团对苏联决议草案的态度将以这些方面的考虑为基础。

75.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就已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阐述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76. 我国代表团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提的决议草案[S/7951/Rev.2]及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决议草案[S/7952/Rev.2]一起通盘考虑后，发现这两个文件所提的许多问题和争端与我国政府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同意这样的意见，即既然安理会通过连续的、一致同意的四项停火决议后，已成功地制止了军事敌对行动，则必须立即采取下一步骤，依照联合国的一贯原则及先例，使各武装部队立即撤离至各自原位；同时必须着手创造条件，使安理会能对所有有关问题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

77. 我国政府关于安理会应采取的下一步骤的初步意见，我已于上次发言中用明确的语言在诸位面前阐述过了。我国政府确信，光荣的和平只能建立在光荣的基础上；而且只有这种诚实的、公正的解决办法，才能给这多事的地区带来持久和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下列问题一贯坚持而且将继续坚持的道理。我们坚持立即撤军，并创造公正条件，以谈判解决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到的目前中东危急状态的潜在原因。呼吁立即撤军及为寻求公正合理的、无所偏袒的解决办法创造条件，是我们要继续坚持和提倡的。因为我们认为，倘若不是在有关各方均能接受的、无所偏袒的条件下谋求和平，则和平必不能持久。

78. 我们同样认为，为中东地区问题之彻底解决而增强适宜气氛和创造适当条件，联合国须发挥极为重要的、非常紧急的作用。正因如此，我们赞成联合国出面重新参加活动，我们继续呼吁要刻不容缓地这样做。就此而论，我们不得不对据说是以色列高级官员最近发表的一些讲话感到惊惶不安；他们表示在解决未了争端中不同意联合国参加；他们坚持其难以立足的论点，即以色列有权任意处置目前在其军事控制下的主权国的领土。这些令人遗憾的讲话不能不有害

于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的前景。因而我呼吁以色列放弃其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及惯例的立场；我们也愿呼吁有关各方都采取谈判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并接受在联合国主持下解决问题的办法。

79. 我国代表团在对有关问题表示这种明确立场的同时，感到有责任通过私下会晤并且在这次安理会上提出，反对导致纷争的一切行动，反对形成一种气氛，使安理会为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必须采取的紧急行动受到阻碍，从而增加已有的困难。我们仍然认为中东的和平事业只能通过安理会方面的一致行动，特别是通过那些常任理事国方面的协调行动才能最圆满地实现，因为这些国家有力量有影响，能够对于彻底解决争端，作出贡献。然而，令人遗憾与不安的是，我们看到一些主要大国对这样的紧急而重要问题已开始采取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方针。毫无疑问，正在中东迫切谋求和平并且寻求公正、彻底的解决办法时，这种现象是不祥之兆。

80. 我们极为诚恳地提出，在目前这一严重危机时刻，大国纷争是不适宜的，恰恰相反，需要主要大国采取一致行动；各主要大国必须统一行动以拯救和平，为这多事的地区带来信心与稳定，以及进步与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希望。

81. 诚然，我不怀疑这两个决议草案的任何一位起草人的善良动机。我恳切请求两个决议草案的起草人亦能以同样的精神理解并体谅我们的处境与困难。我们不得不向他们表示，在安理会应怎样才能最好地解决中东危机中的急迫问题这一点上，他们的提案都不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

82. 我们感到，当安理会行将采取分别由苏联和美国提出的，意义深远的步骤时，时间和相互磋商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时间对提案的条款进行研究和推敲。我们需要首先有机会和两个决议草案的起草人直接磋商，然后与其他同行——安理会代表们磋商；与此同时，我们每人还将与各自的政府联系，以获得必要指示以便代表政府行动。

83. 不幸的是，这在目前的情况下已成为不可能的了。即使建议草案确实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前就提出了，但是我们认为相信其他代表亦同样认为，还应该

让大家有时间和机会提出建议、提出修改意见或想法把两个主要大国不一致的态度和立场协调起来。同时，我们一直在研究其他代表团的建议。就本代表团而言，我们认为印度代表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在安理会上发言中提出的建议是合乎时宜的，是于事有益的〔第一三五二次会议〕。

84. 安理会可以回想起，在我所提到的发言中，印度代表曾提出在确保停止敌对行动后安理会可以采取的三个步骤的初步提纲。倘若我记忆无误，印度提案的实质部分如下：首先，印度代表提出联合国机构立即重新参加这一地区活动，以促使实行停火，并保证按秘书长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报告〔S/7906〕中提出的方针撤军。谈到目前实行停火的问题时，我国代表团愿和在我之前发言的诸位一样，向布尔将军及布尔将军麾下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致谢，感谢他们代表我们所作的出色工作。

85. 再来谈谈印度提案。印度代表曾提请安理会考虑，是否请秘书长派一私人代表前往中东地区，设法和缓紧张局势；恢复和平局面；确保以色列占领区内阿拉伯平民的安全。最后，谈到前景，印度代表提了有益的恰当的建议，要安理会认真考虑采取步骤使该地区之和平状态稳定下来。

86. 我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的发言中提到：

“我们认为这”——我指的是停止敌对行动——“是安理会所必须采取的头等重要的步骤。当然，我们将尽我们微薄的、但真诚的努力，与其他安理会代表们共同努力，采取紧急步骤，给这备受战祸磨难的地区带来公正的、持久的和平。”〔第一三四八次会议，第28段。〕

诚然，我当时考虑的措施与我的朋友、我的同行印度代表提出的方针是非常相近的。

87.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似乎未能获得我们希望的机会；未能就这些或那些建设性的、意义深远的建议取得一致意见。我必须指出：缺少这种共同努力和协调行动的机会，对我们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来说，是件莫大憾事。

88. 如果时间允许我们来研究和考虑摆在我们

面前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将十分愿意对这些文件予以应有的充分注意和郑重考虑。但是现在这两份保持原来内容的建议草案即将付诸表决，我国代表团按照我作过的说明将不得不对这两个草案都弃权——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建议草案中所表示的深切关怀没有同感，也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包含我们所同意的论点，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象目前这个样子的两个建议草案都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将对苏联提出的〔S/7951/Rev.2〕和美国提出的〔S/7952/Rev.2〕两个决议草案的表决都弃权。

89. **伊巴拉先生（尼日利亚）：**在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的会议当中，我上次发言反复阐明了我国代表团的坚定信念，即安全理事会现在就应该着手解决在中东重建和平的实质性问题，急需安理会注意的首要事项就是使双方撤退军队，各自回到战争爆发以前的领土和边界以内。我们仍然认为安理会应该尽到这方面的责任，并为使双方军队立即脱离接触和撤退而马上着手研究必须的措施，不论在其他什么地方是否发表过什么样的声明和宣言。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不容置疑的。

90. 但是，昨天下午我们首次看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文件 S/7951/Rev. 2 中的决议草案现行文本，该草案接触到许多其他影响深远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愿意更仔细地研究其含义；而且我们愿意和提案国及其他安理会理事国进行更充分的磋商。

91. 为了达到我们所企求实现的根本目的，是否以这种方式为最好，这还需要加以考虑。至于草案中一些建议提出的时机是否很合适，也还存在问题。我们赞同并支持这些提案所依据的原则，因为我们没有，也不能宽恕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并且已经明确说过我们强烈主张在中东目前形势下必须立即撤退军队。但我国代表团对于现在这样的整个的决议草案，目前难于明确表态。

92. 主席先生，我郑重建议你考虑，在苏联代表同意的情况下，把这个决议草案分段地付诸表决，如果现在就要进行表决的话。

93.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希望在现阶段说明它对加拿大决议草案[S/7941]的态度。

94. 除了这个决议草案早已失去时效外，它所包含的条款至少应该说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有很多是含糊不清的。如果通过这个决议草案，将产生深远的后果，苏联代表团反对这一个可以说是“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的提案。这个决议草案的实施甚至会违背对联合国宪章。鉴于我刚才所说的，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将投票反对加拿大决议草案。

95. 关于使中东平民和战俘不再遭受痛苦的三国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愿作如下评述。这个决议草案仅仅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在目前情况下就是这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是说得满意的，也不适合事态的需要。

96. 平民遭受苦难的问题是以色列侵略和以色列当局占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土的结果，这当然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但是要结束这些苦难，就必须采取强有力步骤促使侵略者的军队从它们所占领的土地上撤走。这是保护平民免受战争灾难的最好方法。

97. 某些发言人刚才提出各种争议和辩解，说什么有关侵略罪行的情况还不清楚等等，说什么提出要干涉军从它们所占领的土地上撤走的问题，并不完全适当，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在发动侵略并侵犯阿拉伯各主权国领土以后，以色列侵略军队霸占着领土，拒绝从那里撤出。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发言人，这种对他国主权的肆意侵犯，这种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背，难道还需要什么进一步的证据吗？还有什么地方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吗？这种凶恶的侵略和占领还需要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证据吗？

98. 同时，这些发言人甚至认为不能干预干涉军和占领军，并且极力劝告我们不要触动和打扰他们。这类论调对我们说来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我们予以驳斥。在海盗式的占领军从阿拉伯领土被驱逐出去之前，被侵略者霸占了领土的阿拉伯各国人民不免备受苦难。

99. 不过，考虑到这个人道主义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有良好意愿，苏联代表团将不投反对票。

100. 主席：请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叙利亚代表讲话。

101.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我想提请安理会代表们注意从这次会议开始以来已由秘书长收到并散发给安理会的补充情报。这一情报见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的文件S/7930/Add.7。其中第1段(VI)(C)行如下：

“从六月十一日泽布拉时间五时十五分起，以色列军队沿着库奈特腊-大马士革公路向东移动了大约二公里（来自大马士革的观察员的报道）。”

102. 将这件事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同时，我援引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通过的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实施部分第3段如下：

“安全理事会，

“……

“确认，关于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要求，包括禁止停火以后任何向前推进的军事行动在内。”

我宣读的秘书长的报告第1段(VI)(C)中所报道的内容，十足构成了在叙利亚境内以色列占领军向前推进的军事行动，因此应该根据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年)号决议实施部分第3段对报道中的事件加以评价和考虑。这个评价也就是对破坏停火的谴责。

103. 因此我援引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决议实施部分第1段：

“谴责任何破坏停火的行为。

正是由于这个情况，在这个决议的实施部分第4段中还有如下的规定：

“呼吁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午四时三十分以后向前推进的任何军队立即恢复到停火时的位置。”

104. 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以色列占领军在叙利亚领土上明显地破坏了停火。在这里应该恰当地

和合适地援引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决议的所有实施部分。

105. 这个事件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我们昨天听取了以色列代表所作的一番极为雄辩的声明，把他的国家描绘成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是要和它的邻国谋求和平的国家。那种做法当然不会构成通向和平的一个步骤；如果这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无非是对和平真意的否定。

106. 同时，由于我今天早晨已经和我国首都大马士革联系，我愿重申我昨天发表的有关在继续发展中的两项重大事态的意见，那就是以色列侵略军从占领的土地上对阿拉伯人实行预谋的集体剥夺和驱逐。这样，现在我们在大马士革一处就有从以色列军队推进的地区涌进来的数以万计的叙利亚人。由于我所援引的第二三六号决议实施部分第2段已授予秘书长权力，我们希望对这个难民问题将进行一次调查，并将结果通知安理会。

107. 我也希望在这里证实我昨天所说的第二点，即，就在安理会在那里开会的时候，以色列占领军仍然在犯罪作恶，他们正以最为粗暴和蛮横的方式，继续不断地屠杀平民、毁坏他们的财产，丝毫没有收敛或停止的样子。那些想要知道关于以色列的真正意图及其侵略实情的人们，现在就可以从我所援引的秘书长的报告中有所了解。仅在两天前由安理会通过的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决议中也有这种记载。那里有能使他们相信的足够证据。

108. **主席：**作为安理会的主席，我请中国代表发言。

109. **刘先生(中国)：**我的代表团衷心支持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S/7968/Rev. 2]。约旦法拉大使已经对难民的困苦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大批难民的再度涌现确实是一个国际上所深切关怀的事件。由早期敌对行动所造成的中东难民问题已经花了联合国十九年的注意力，并且我的代表团认为它构成了目前冲突的内在原因之一。三国决议草案将有助于减轻战争受害者的痛苦，我相信它具有超出于人道主义方面的意义。

110. 至于决议草案S/7951/Rev. 2，我的代表团将不参加投票表决。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的代表团希望阐明，正如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那样，我们是反对使用武力的。我们反对使用武力来达到改变领土的目的。但是以色列一再声明它对它的邻国没有领土要求，我们对这些声明不是没有注意到的。我们相信这些声明是庄严的许诺，因为历史已经表明，可靠的和平是不能建筑在使用武力来改变领土的基础上的。现在停火已经生效，我们衷心希望采取紧急步骤以实现公平的、永久的和平，使中东各国获得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111. **松井先生(日本)：**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近东冲突着的各方似乎正在依照安全理事会的安排同意停火。我们都知道这是使这个地区走向永久和平的重要的第一步。

112. 随着军事敌对行动的停止，目前迫切需要立即进入下一步，即缔造持久和平：首先，要解决目前由冲突引起的紧急问题——这类问题是很多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很困难的——然后解决缔造确实和持久的和平。

113. 在这些重要工作中所包含的巨大困难和特殊的复杂性是大家都明白的。从人道主义和世界和平方面考虑，安全理事会不该规避这些工作，不该因循迁延，不该放松它的努力去积极地、现实地和建设性地处理这些工作。

114. 宪章视为非法的关于战争的陈旧观念，即把民族目标和夺取战利品等同起来的观念必须抛弃，而代之以一项严肃的任务，即在平等、正义和人道的基础上，从战火的余烬中建立持久的和平。

115. 要完成这项工作，当然需要十分细致的思考。凡属和我们当前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一切要素都要予以充分考虑。此外，为了取得最大的成效，安理会需要完全一致地和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安理会的统一意志的力量已经显示出来了；这种力量应当继续去统帅安理会今后的决定。一切努力都应被用来避免安理会内的分裂；共同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大家都应该非常勤奋地去寻求

这个目标。这就是日本代表团关于安理会进一步工作的基本立场。

116. 苏联代表团已经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S/7951/Rev.2〕。我国代表团已作了极为仔细的研究。依我国代表团看来，苏联代表团的态度和我刚才提出的我国代表团的态度不同。这个草案是否有利于安理会所需要的进一步的统一与合作，我国代表团是有怀疑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对这个决议草案弃权。

117. 在这一点上，我要着重指出，我们所寻求的平等、合理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各有关方面都能完全接受的和平方法的基础上才能成功。我们所寻求的和平不能也不应建筑在实力地位的基础上。在这种基础上谋求持久和平的任何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118. 我国代表团已经对那些无辜的战争受害者，那些曾经居住在约旦被占领区的阿拉伯难民们的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必须尽可能地给他们以最充分的协助。对占领区内的平民和被俘军事人员也必须给予最大可能的人道待遇。此外，有关各方面应尽最大努力去解除数以千计的不幸士兵的痛苦，特别是在西奈沙漠地区。根据日内瓦的最新报道，这些士兵没有水喝，没有食物或没有运输工具，正在挣扎着返回家园。

119.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最衷心地支持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三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7968/Rev.2〕。

120.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121. **基德朗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谢谢你再一次给我机会就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发言。一开始我愿谈谈由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对最近武装冲突地区的平民问题和战俘问题所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实质。我愿向联合王国的代表和对这个问题发过言的其他代表们保证，以色列政府是充分注意到它的法律上的责任的，并深深地知道这里面所包含的人道问题。但是我愿以极大的敬意提醒安理会，停火以来还不过几天。在这个短促的时期内，以色列当局已经作极大

的努力来恢复该地区内平民的正常生活。在加沙地带，生活相当正常。以前存在的各种行业今天仍然存在，并且照常营业。没有平民从这个地区外流，而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也在正常地工作着。在耶路撒冷和西岸，正如我昨天所说的那样，有些人离开战地向东移动。很多人外流到东岸去和家庭团聚；其中许多是丢下军装，逃往家乡的约旦军队。但数字是被大为夸大了的。那里并没有那种所谓的集体流迁。事实上，现在有一个大规模的从约旦河东岸到西岸去的倒流。

122. 同样地，以色列当局既不怂恿也不鼓励向东的移动，对向西的移动也不作任何干涉。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走回来呢？这是由于尽管多年来的恶意煽动和宣传，他们无疑地已经发觉以色列人并没有象被描绘的那样坏，以色列人的态度是人道的和正派的，并且正在真心诚意地为帮助平民作种种努力。

123. 在西岸，目前生活方面的最确切的印象是那里一切正在迅速恢复正常，这是最近几天由被准许进入西岸的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所再次证实了的。地方当局几乎到处在行使职权，市内各项服务性行业，水、电、卫生和公共交通已经恢复。医院、药房和商店已经开门，食品储存充裕。公共秩序在当地阿拉伯警察的帮助下得以维持。各处圣地由以色列警察保护，而有关教会当局对于这种良好秩序的维持已经表示了赞赏。

124. 安全理事会无疑将高兴地获悉，各处圣地和其他名胜地区在战争中几乎未受破坏。为此，以色列军队和耶路撒冷以色列区的居民付出了重大伤亡的代价，因为约旦的炮兵布置在圣地之间，为了怕破坏圣地，以色列军队曾得不到许可进行回击，实际上是被明令禁止进行回击的。

125. 关于战俘问题，正如我昨天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同目前在以色列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交涉，要求他们立即采取措施，以便迅速交换俘虏。我们希望对方也会如此做，因为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些担忧，下面我即将谈到这一点。

126. 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的决议草案以

法律术语触及了一般战俘问题，我愿向安理会申述以色列的态度。

127. 以色列国防军尽一切努力在宣传一九四九年八月的日内瓦公约，并以战争法教育以色列军队中的各级官兵。战俘待遇公约已在政府的官方刊物上发表过了。它已在总参谋部的正式命令中转载，并且已编入了参谋学院、行政学院和军事学院的讲义中。公约的条款列为这些学院的考试项目之一。我们正作出一切努力来保证所有以色列国防军人成员都充分注意到日内瓦公约和战争法，要他们完全遵守。我们已经颁布了严格的命令来保证做到这点。

128. 我愿向安理会保证，以色列国防军在这方面的作为是完全和命令的要求一致的。正如公约所规定的那样，是以人道主义对待战俘的，并充分注意到他们的法权和人权。他们在吃和住方面完全与以色列国防军人员相同，虽然正如有些人讥笑我们的，这样做未必总是有益。

129. 当然，应该理解，我们没有特殊的兴趣来扣留战俘，我们将非常高兴让他们返回家园，就象我们愿意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叙利亚接受那些不幸落入他们手中的我们的人员一样。

130. 除了我们已经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了交涉以外，我愿意通知安理会，那些仍然在西奈沙漠中流浪的大量埃及士兵已被准许并被鼓励在只通往埃及去的路上走回去。除非他们自己投降，他们是不会被俘的，而且虽然埃及政府已经切断了过去曾供应过这些人饮用的水管，而我们正从空中投水给这些人，以便他们能在沙漠的艰苦环境中免遭不必要的痛苦。

131. 我愿谈谈在战俘问题上的某些忧虑。我们收到了有关以色列俘虏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所受待遇的非常令人不安的消息。几天以前，报纸上登载了一则关于砍死一个降落在埃及土地上的以色列飞行员的报道。我们曾收到一个关于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另一地区同样地处死两个以色列战俘的报告。我们还回忆起过去十七、八年里不幸落入叙利亚人手中的以色列人所遭受的苦难和悲惨的情况。我自己就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验，因为多年来我曾试图通过联合国和熟悉这个问题的秘书长，试图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

通过关心俘虏的任何国际组织进行磋商，以便让扣留在叙利亚而处在无法形容和极不人道的情况下我的人员得以归来。

132. 几年来，叙利亚当局否认有任何以色列人关在他们的监牢里。在一九六三年底终于回来了一些人。在回来的十一个人中，有七个人立即被送入精神病院，因为在叙利亚的监牢里遭受了苦难和折磨，他们的身体被搞垮了，而其中有一个后来自杀了。不久以后，又交换了四名战俘，其中三名和上述那些人一样，必须送医院治疗。在这整个时期内，叙利亚当局一再否认在他们手中有任何以色列人。只是在以色列扣留了进入我国进行犯罪活动的叙利亚人——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其人数超过了在叙利亚的以色列俘虏时，叙利亚人才透露出他们有以色列俘虏并同意交换俘虏。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对尽快地交换俘虏和让战争的受害者回到他们的家园等々问题极为关注。

133. 最后，我愿谈谈昨天出于约旦代表之口的一些说法。我不想和约旦代表进行一场无谓的论战。安理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指望为中东局势寻找出一个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昨天约旦代表是要把我们拉回到那种怨恨、仇视和悲惨的境地中去，但这次他是做得太过分了，而这关系到联合国的荣誉和威信。

134. 联合国是建筑在上次战争中千百万落在纳粹和法西斯手中的牺牲者的尸体之上的。他们的鲜血凝成了联合国的基础。坐在这张桌子周围的就是遭到几乎是致命打击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他们在纳粹和法西斯占领他们的国家时丧失了整整一代人。这些国家是苏联、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保加利亚、以色列、犹太人——犹太人是唯一被纳粹挑出来要予以全部毁灭的民族。其他出席这里会议的国家如美国、联合王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印度、尼日利亚，在反对专制暴君的解放战争中遭受过惨重的损失。阿拉伯人不在其中。他们不在这个光荣名单之列。其中有一些阿拉伯国家拿起武器站到了希特勒一边。其他国家则慑于强大的同盟军力量而没有敢这样做。

135. 可是，约旦代表昨天无耻地企图把犹太复国主义这样一个民族解放的崇高理想和人类历史上非语言所能形容的暴行联系起来。而代表阿拉伯解放运

动参加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会的已故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则对犹太复国主义作了如下的论述。我引一段他在当时给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博士的信中的话：

“我们阿拉伯人，尤其是我们中有教养的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深表同情。……我们是为了一个革新的、新生的近东而在一起工作的，我们这两个运动是互相补充的。犹太复国运动是民族的运动，不是帝国主义的运动。我们的运动是民族的运动，不是帝国主义的运动，我们两方面有共存的余地。我确切认为，任何一方如果离开了对方，都是不能成功的。”

而约旦代表却把这样崇高的运动和纳粹的罪行等量齐观。这是在煽动种族仇恨。这是多么令人作呕。这只能被人类嗤之以鼻。我断然予以鄙弃。

136. **塞杜先生(法国)**:请允许我再次发言,作一个简短的声明。对于阿根廷、巴西、埃塞俄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本代表团保留在讨论时提出意见的权利。但本代表团愿在今天声明,对于这种减少平民痛苦,防止严重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扩大化的努力,本代表团谨表热烈同情。

137. **主席**:按照发言人名单,下一位发言人是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138.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建设性处理之际,我本想避开谩骂的言论和争论不休的问题。可是,听了以色列代表精心炮制、毒汁四溅的发言,我不能不有所表示。

139. 我要对今天在安理会上提供的秘书长报告〔S/7930/Add.7〕第2段(VI)(C),提出一个具体问题。这一段提到“六月十一日,泽布拉时间五时十五分起,以色列军队沿着库奈特腊-大马士革公路向东移动了大约二公里”。这发生在停火以后,发生在以色列和叙利亚双方部队之间的停火决定被通过以后。

140. 对此,以色列代表说了些什么呢?他责怪约旦代表,说什么约旦代表把我们拉回到过去。可是,他自己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回到了十八年前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俘虏问题上。然后,他有意用清晰的英国腔调在我们耳边谈论那些暴行。

141. 不过,以色列代表把某些事情忘掉了。我相信,他不会不记得在德尔亚辛、卡西姆村、卡勒基利亚和加沙等地发生的纳粹、法西斯式的最丑恶、最野蛮的屠杀,在那些地方人们遭到了活埋。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占领我们祖国巴勒斯坦的历史上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很多人目睹了这些暴行。而直到现在为止,直到以色列代表在这里娓娓动听地欺骗安理会,欺骗我们大家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干着这些勾当。

142. 他说到了阿拉伯人没有参加那次大战。可是,温斯顿·邱吉尔爵士本人在大战结束后便曾证实,阿拉伯人在大战期间的合作,是盟国胜利的原因之一。

143. 可是接着他又对阿拉伯人大肆诽谤。对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我本来不抱任何希望。这是他的本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的头目们,曾和纳粹头目们实行合作,他们双方曾为某种目的进行交易。主席先生,安理会代表们和以色列发言人,我请你们注意一本书,叫做背信弃义,<sup>5</sup>作者本·赫什特本人就是一个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揭露了大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纳粹之间的这种阴谋活动。但是他忘掉了一件事。他忘掉了在后来导致贝尔福宣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的国家叙利亚曾牺牲了三十万人,他们是因为站在盟国一边协同作战而饿死的——我想,卡拉登勋爵是可以帮我证实这一点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欧洲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的盟军里,便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士兵——也就是说,有阿拉伯人——他们为盟军而献出了生命。

144. 现在,当我们遭受了这些侵略和蹂躏之后,以色列代表却到这儿来控诉叙利亚。他竟大言不惭地引证费萨尔国王给魏茨曼的信。可是他忘掉了费萨尔国王,正如同当时很多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人物一样,是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欺骗,受到了魏茨曼及其一伙的欺骗的。

145. 当时,他们从没有说他们要占领巴勒斯坦,

<sup>5</sup>本·赫什特:《背信弃义》(纽约,梅斯纳出版公司,一九六一年)。

要把阿拉伯居民驱逐出去。阿拉伯人是心地善良的人民。他们原本以为这些迁来的人，这些被容许在他们之中安下家来的人，是作为朋友，不是作为敌人、破坏者和侵略者来到这里的。可是，一当费萨尔国王发现了真情以后，他便放弃了他那封信里的主张。那封信原本是有条件的；当初以为以色列人，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会和阿拉伯人合作的。事实上这样的合作从来也没有过。自从第一批以色列移民来到巴勒斯坦的那一天起，他们便把阿拉伯人赶走，把他们驱逐出去。

146. 这些只是转移目标的手法。我现在把秘书长报告中的这个具体事件提出来，要求安理会对此作出裁决；这个事件明显地违反了安理会两天之前通过的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决议，这种行径要引起人们谴责，而且肯定应该受到谴责。

147. 主席：按照发言人名单，下一位是约旦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148. 法拉先生(约旦)：基德朗先生对于把纳粹主义所作所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行为相比，显然颇为恼火。但是，既然这两种运动都有扩张的概念；都有种族的概念；都有生存空间的概念；都有暴力的概念，都是凭借侵略、运用武力攫取领土的；都有第五纵队，不论其名称叫做压力集团，还是叫做第五纵队；那么，我要问基德朗先生，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

149. 纳粹主义的所作所为，和犹太复国主义并无两样。两者有一切共同的因素。我刚才列举的五项因素，试问其中有哪一项是基德朗先生能够否认的。让他否定一项试试看。如果他能做到这样，我就高兴了，因为那就说明犹太复国主义已开始在心地上有所改变，在思想上有所改变，在行为上有所改变，改变得不同于纳粹主义了。那将是幸福的时刻，假如基德朗先生果真能站出来说：我们不再相信武力了；我们不再相信种族优越感了；我们不再相信扩张了；我们不再相信第五纵队了。那将是真正幸福的日子。

150. 有人提到了关于纳粹主义暴行的另一件事。不错，确实曾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受到过纳粹主义的迫害。不过，难道以色列人因此便有权利以同样的手段对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么？罪行总是罪行，

杀人总是杀人。不论你杀死了一百万，十万或是六百万，同样是罪行。

151. 有人提到了纳粹所犯的罪行。可是，为了惩罚纳粹的罪行，难道就应该夺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家园么？难道阿拉伯人就是犯了纳粹运动的罪么？难道纳粹运动在欧洲所犯的罪行，应该叫阿拉伯人来承担么？难道绥靖的代价，消除欧洲基督徒良心负担的代价，都应该由穆斯林阿拉伯人来承担么？难道因为希特勒犯下了罪行，我们便应该把巴勒斯坦献出来么？而希特勒恰恰是个基督徒啊！难道他是我们的亲兄弟、堂兄弟么？难道这样的罪行是阿拉伯人的罪行么？我不懂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152. 有人说，在上次大战中，有很多犹太人被害，而阿拉伯人没有受害，没有参战。我的叙利亚同行也提到了人家的这个指控。可是，在北非，有成千上万的人和盟军协同作战。不只这样，我们的人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当时正为了他们的独立，为了他们的民族和国家的荣誉而奋斗，而一当大战爆发，他们便停止了为他们自己的目标而进行的战斗。我看，卡拉登勋爵一定还记得这件事。我们的人民当时便停止了谋求解放祖国的抗英斗争；他们停止了对于联合王国的攻击，因为联合王国，这个占领巴勒斯坦的国家，当时正在同纳粹作战。这个事实是不难证明的。历史是我们的见证人。

153. 现在谈谈我的最后一点意见。有人说，原居西岸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回去，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并不“那么坏”。基德朗先生就是这么说的。不错，他们是要回去。所有被逐出的人都愿回去，这并非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人不是“那么坏”，而是因为一个家总是可爱的。能住在自己家里，总是非常可贵的。没有人愿意住在一间茅草棚里，一顶帐篷里，一个洞穴里，或是睡在露天，只能用一床毯子盖住孩子们的身子。如果被武力逐出的阿拉伯人现在坚持要回家，这是因为他们与其住在一顶帐篷里，一个洞穴里，一间茅草棚里，甚至住在露天，一无所有，那他们是宁可回到自己家里去的。

154. 基德朗先生(以色列)：我不打算过分浪费安理会的时间，不过，我刚接到我国政府从耶路撒冷

打来的有关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工作的一份电报，我认为我有责任把最近的事态发展通知安理会。

155.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高级专员米切尔莫尔先生和我国政府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我愿意给安理会宣读一下。以色列外交部的科梅大使给高级专员的信附有协议的条款，条款如下：

“亲爱的高级专员：

“我愿提请你注意最近两天中我和你以及你的同行们进行的谈话，并确认我们之间的协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应以色列政府的请求，将在以色列当局的充分合作下，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继续给以帮助。

“以色列政府一方将尽量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工作以便利，但须遵守由于军事安全的需要而制定的规章。基于这样的谅解，我们准备在原则上同意下列各项：

“(a) 保障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员、设备及财产的安全；

“(b) 准许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车辆自由进出以色列以及有关地带，并在上列境内自由行动；

“(c) 准许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国际工作人员自由进出以色列以及有关地带，并在上述境内自由行动；并将对有关人员发给证明文件以及可能需要的其他通行证件；

“(d) 准许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本地工作人员，依照军事当局已作出的以及将来可能做出的安排，在有关地区内活动；

“(e) 提供无线电、邮电以及有关着陆方面的便利；

“(f) 在达成进一步的补充协定以前，维持工程处和当时在上述地区负责的政府当局所订的财政协定。包括：

“(i) 对给养品、货物和设备的进口，豁免关税、赋税及各项费用。

“(ii) 在我们所控制的地区内，免费存放货物、免费提供卸货和管理货物的劳力，以及铁路或公路的运输。

“(iii) 以前有关政府当局支付的其他费用，归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担。

“(g) 承认，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有以色列参加的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在一切有关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职能中，适用于以色列政府和工程处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函与你的书面承诺，将被以色列政府及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看作临时协定。在另订协定或本协定取消以前继续生效。”<sup>6</sup>

高级专员对该信已作适当答复。

156. 最后，我想对刚才叙利亚代表提到的秘书长收到的补充情报谈几句话。当然，对叙利亚代表赞扬我的所谓口才和腔调，我应表示感谢，虽然在他发言的后面一部分，并不真的在恭维我本人。

157. 我要简单地谈谈叙利亚代表提到的第(VI)小段中(C)点和他提供的证明。他说什么以色列破坏了停火协定和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决议。我请安理会相信，以色列并没有破坏停火协定或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我必须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个事实：有关情报是由驻大马士革的观察员们提供的，他们距现场约有60公里，情报显然是从当地居民那里得到的。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有意要怀疑这个情报的正确性。但是，即使是以色列部队有所调动，但这种调动是在停火线后方，而不是在停火线前方，那里并没有向前推进，没有任何超出以色列原来阵地的移动。

158. 我要向安全理事会保证：自从几天前停火协定生效时起，这个阵地是由以色列当局严格控制的，绝对没有更动阵地。我相信布尔将军会证实这点。我

<sup>6</sup> 参阅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补编第十三号，附录三。

还要加一句，报道仅说以色列部队有移动，并没有说这是违反协定的移动。以色列部队的移动是在停火时所占领的阵地的后方，而不是在超越停火线的前方。

159. **凯塔先生(马里)**：昨晚，我已经表明了我国代表团对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S/7951/Rev.2〕的立场。今天，我们对这个提案的支持，由于下列两个事实而进一步加强：第一，我们仍然相信，只要阿拉伯领土仍受以色列部队的控制，就决不会有和平的希望；第二，秘书长今天上午递交的文件S/7930/Add.7中小段I(VI)(C)表明，以色列部队无视安全理事会通过的有关决议，仍在大马士革地区继续移动。

160. 阿根廷、巴西、埃塞俄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S/7968/Rev.1〕，论及有关中东当前局势的最人道的一个方面。我们得到消息，说是被逐出家园的阿拉伯人，流离在沙漠中，经受着干渴和种种折磨。我们要问，能否通过布尔将军的斡旋，给予联合国工作人员以更好的条件，使之能更有效地帮助所有在沙漠中遭受干渴痛苦的人民。

161. 现在还回过来谈阿根廷、巴西、埃塞俄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如果提案国同意，我们为了使这个草案更为完整，拟请在实施部分中增加一个第三点，其内容如下：

“3. 要求秘书长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报告安全理事会。”

如果三个提案国同意作这小小的补充，我们认为该草案就会有所改善。

162. **主席**：请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代表发言。

163.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我有责任提请安理会代表们注意以色列发言人对事实的歪曲。他否认秘书长报告〔S/7930/Add.7〕中小段(VI)(C)点所提到的以色列部队的移动是向前移动。但是，以色列部队在沿库奈特腊-大马士革公路向东移动约两公里，是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报告的。凡熟悉库奈特腊-大马士革公路的人都知道这条公路是通往大马士革的。任何人从库奈特腊走向大马士革，都是在向前进。因此，以色列部队的移动，无疑是一个向前的移动，这显然违反了停火协定；它是发生在停火协定生效以后的。

164. 以色列发言人说——虽然他作了些保留——观察员的报告是以当地人民所说的为依据的。这样的断言实在不能被任何有头脑的人接受。难道军事观察员们询问过叙利亚人民在前线发生了什么，然后递送他们的报告给秘书长的吗？难道我们在这里采用的是这种证据吗？

165. 正是在这个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多于谴责联合国里任何其他国家的时候，以色列代表竟然说它是尊重法律的。这至少可以说是真正令人吃惊的。没有其他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曾象这些侵略者那样被安全理事会如此多次地谴责过。只要去查一查安全理事会的记录就够了。我认为散布这样的谎言是在蔑视安理会和联合国代表的智力。以色列代表也知道这些是谎言。

166. **卡马拉先生(巴西)**：主席先生，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决议草案〔S/7951/Rev.2〕，请您允许我公开申述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当我第一次就这一问题发言时，我已讲得十分清楚，鉴于我国与阿拉伯各国及以色列双方都有很密切的友谊，巴西政府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将保持尽可能的客观。

167. 我国代表团正是按照上述观点来分析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在我们看来，这草案含有三个要素：一、它指控以色列违背了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二、它指控以色列继续侵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的部分领土；三、它要求：

“……按总停战协定的规定，以色列应立即无条件地从那些国家的领土上撤走所有它的军队，并且撤退到停战线之后，并应尊重非军事区的地位。”

168. 就第一点而论，我要公正地说，就已知的全部情报来说——我说的已知的全部情报就是指秘书长的报告——我不能断言卷入这次冲突的哪一方首先违背了停战决议。我们应该记得，他们在接受停战决议时，双方都清楚地说明他们是会遵守上述决议的，只要对方也能这样做。鉴于在这一点上情报的不一致，在我国代表团看来，便极难指出并谴责冲突的哪一方是安理会这项重要决定的破坏者。

169. 关于第二点，我认为以色列侵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的领土，是以色列与上述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的战争状态的结果。我要进一步提请大家注意，安理会直到如今从未提出过要以色列从他们侵占的据点撤走它的军队。我们要知道在当前的争端里，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占领是战争状态的结果，这种战争状态不论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是存在于冲突双方之间的，而且我们已从几个代表那里听到了重复的论述，根据这些论述，有关双方之间战争状态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170. 就第三点而论，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声明。正如拉斐尔大使在第一三四七次安理会上引证过的，国防部长明确宣布他的国家“没有侵略意图”。这种立场和巴西政府一贯反对用军事手段去占领任何领土的立场是一致的。联系到我们面临的争端，我想说，撤兵问题不能看作是一个孤立的步骤。这样做会等于谴责以色列是负有发动战争责任的国家，是侵略者。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也就是说，秘书长的报告——并没有提供任何根据来清楚地认定哪一个国家放了第一枪。我们更认为这个停火决议仅仅是第一步，接着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例如军队的撤退以及目的在于和平解决中东危机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脱离接触。我们坚信，只有这样才能在持久的基础上恢复和实现这个区域的和平。

171. 我们也赞同已向安理会提出的某些建议。例如，我们赞同联合国机构在这个区域内恢复活动和加强力量来增强安理会的停战呼吁。我们还同意请秘书长派遣一名特别代表到中东去和有关各方进行磋商，并协助消除紧张局势，恢复和平状态。此外，正如在我国与阿根廷和埃塞俄比亚联名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所设想的那样，特别代表能够有助于采取措施，保证发生过军事行动的地区的居民，获得安全。

172. 基于我已说过的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不支持苏联的决议草案并将在表决时弃权。

173.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昨晚我对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作出了某些评述。在投票前，我愿意对有加拿大参加的两项尚未付表决的提案作很简单的评述。

174. 首先，有一份在五月二十四日由加拿大和丹麦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S/7905]。那个决议草案本图加强秘书长在现场时恢复近东安宁的努力，并规劝所有会员国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事态恶化的步骤，但这个决议草案已是可悲地太落后于形势了，这和后来在六月五日前，曾敦促有关各方竭力克制自己，是一个样子的。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建议把文件[S/7905]中的决议草案撤销。

175. 现在再来谈谈载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文件S/7941的单独以加拿大名义提出的提案。该项决议草案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有效地执行安理会决议，因为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决议是相当重要而且也一直是重要的。我国代表团认为，遵循我们在六月七日建议的方针所作出的一项决议仍然是适用的、有益的。虽然可以根据这个会议上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而作出一些订正。

176. 因此，既然苏联代表要求立即表决他们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就不坚持先考虑我们的提案。然而，加拿大坚持在适当时机将它那六月七日的、也许是修订过的决议草案交会上审议；我们也愿意就这个草案与其他代表团协商，正如我们也乐于商讨美国代表刚才散发的修订过的决议一样。

177. 苏联代表说我们的决议草案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这个草案给人的印象，显然就是他所谓的“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必须说我认为那项决议中非常坦率的语言是很难与这种比喻联系起来的。但是，我同意苏联代表的意见，即，在某种程度上形势也许确已赶上了决议，而事实上是在你，主席先生，和秘书长执行决议过程中赶上的，而他们执行决议的方式，因为符合宪章规定而使苏联代表满意的。但是，我愿与我所有的同事磋商，把我们草案作一些可能有的修订，我希望这些修订可以把他认为是曾经向他隐藏着的不论什么“药”给他端出来，以便他进行满意的审核。

178. **主席：**在表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之前，没有代表再要求发言了。

179. 为了使情况可以十分清楚起见，我要说的是：除了今天早上我在开场白中所提及的决议草案之

外，秘书处要我注意在安理会上还有两项决议草案。第一项载于文件S/7905，是加拿大和丹麦所提出的。我同意加拿大代表提出的主张，这项决议由于落后于形势应予撤回。第二项载于六月一日文件S/7916/Rev.1，是美国提出的。

18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要求立即表决他的提案。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

“重要动议与决议草案在提交程序中可拥有优先权。”

181. 加拿大代表通知我，他不反对安理会现在就表决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7951/Rev.2]。

182. 请问美国代表是否坚持首先表决文件S/7916/Rev.1中的决议草案。

183.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很乐意回答。事实上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有三项美国提案。一项是你，主席先生，刚才提及的，见文件S/7916/Rev.1。那是我们最初的提案，这是立意于赞同秘书长的呼吁来阻止战争的爆发的。那时有不少代表并不愿意支持秘书长的呼吁，接着战争爆发了，于是那项决议草案过时了。我们不坚持要求将它交付表决。

184. 第二项美国的决议草案见六月十日文件S/7971。上星期六我们提出了这个决议草案，要求严格尊重停火，并呼吁对军事指挥官下绝对的指令。这却被苏联以当时令人费解，至今仍然费解的种种理由而加以抨击。第二天具有同样目的的一项决议〔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主席先生，经你的推荐而通过了。因此，美国代表团也不坚持将S/7971决议草案交付表决。

185. 第三项美国的决议载于文件S/7952/Rev.2，是我们的实质性的提案。我们现在提出的是这项草案的第三次订正稿，即刚才已散发的文件[S/7952/Rev.3]，并且已被我们的加拿大同事伊格纳蒂夫大使提及。这一项美国提案，我在昨天已详尽地解释了它的目的，现在仍然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我国代表团不要求今天将那项决议草案交付表决，因为有好几个代表团向我们表示，他们希望有较多的时间

让所有的代表去慎重考虑走向中东和平的真正有意义的下一步所必须包含的一切复杂的要素。有些代表表示他们想建议在我们的草案上作某些改动。埃塞俄比亚代表在今天早些时候作了特别动人的请求，要我们不必坚持将这项决议草案交付表决。

186. 我愿安理会了解，虽然我们已经提出了一项表示我们对这事的真诚信念的决议草案，而我们是虚心的，并且愿意考虑为改进草案而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事实上，在我们辩论的过程中已有许多建设性的补充意见帮助我们如何更完善地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经慎重地斟酌和考虑了那些已提出的建议。

187. 安理会所取得的成就是和我们的目标一致的——即，不要强行表决，而是按照安理会所能够遵循的最完善的办法取得一致，以实现中东和平。的确，在困难的条件下，在我们所通过的停火决议方面我们是曾经获得过一致的。

188. 我们必须记住停火正在生效，下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对于不同观点进行协商、调停和排解，这个过程显然是需要时日的。我们准备同意，给予适当时间，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认识到事情的紧急性。我想，三个星期以来，我们已经表达了要迫切处理这个问题的愿望。但是我们认为安理会在缔造中东稳定的和平这件事上，还远远没有尽其所能地作出贡献。所有有关各方对于这一点，都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事实是我们并非正在作结束工作；我们仅仅是开始。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打算妨碍安全理事会的一位常任理事国代表请求审议一项决议草案。这和美国代表团所一向采取的观点完全一致：即，如果一位常任理事国代表或非常任理事国代表希望召开紧急会议，那就应该召开紧急会议；如果一位常任理事国代表或非常任理事国代表希望将提案交付表决，那是他的特权。我们准备对苏联代表团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189. 主席：那么，我相信，事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载于文件S/7905的决议草案已撤回。载于文件S/7916/Rev.1，S/7952/Rev.3和S/7971的决议草案不急于要求表决。而且，加拿大代表也不坚持将文件S/7941的决议草案现在就交付表决；他同意对苏联提出的文件S/7951/Rev.2中的决议草案给予优先表决。

190. 因此我向安理会的代表们建议，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现在就对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191. 有些代表要求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在听过那些对投票的解释性发言之后，我们可以休会两小时，然后再进行辩论。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这样办了。

192. 我知道尼日利亚代表希望对苏联决议草案〔S/7951/Rev.2〕的每一个实施部分逐段表决。因此我将首先把第一个实施部分交付表决。

举手表决。

同意：保加利亚、印度、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无。

弃权：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日本、尼日利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表决结果是同意四票，反对票无，弃权十一票。

实施部分第1段由于未获得九票赞成，不予通过。

193. 主席：我向苏联代表道歉，我违反了议事规则，忘记征求他是否同意尼日利亚代表所提出的对苏联决议草案逐段表决的请求。如果他没有反对意见，我便继续进行。

194.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于我们所有的人，议事规则始终是我们办事的唯一依据，而在这方面，主席当然应该给我们树立一个好榜样。我不需要就这个观点继续发挥；事实上你已经记起了议事规则，虽然迟了一些，而现在向苏联代表团征求意见，当然更使我们有理由宽大为怀。如果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毫无疑问地满足安理会代表们和你，主席先生的愿望，正如我们一向所做的那样。而现在我们愿意说明既然这是安理会上几个代表的愿望，我们没有反对意见。我们了解他们是出于好意而提出这个建议的。

195.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想只是评

论一下——我表达的不仅是我的看法，而且也是安理会的看法——在最难以处理的状况下，安理会的主席已经完全按照议事规则行事，而且已经出色地竭力以公正无私的态度主持会议并实现了安理会的愿望。

196. 主席：在我请苏联代表发言之前，对不曾征求苏联代表是否同意议程，再一次表示歉意。

197.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们十分欣赏你刚才说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作为安理会的理事国，我们的同事们和我们各自国家的全权代表们，都因有同样的愿望要确保安理会的工作尽可能有效又有条不紊而为之感动，这是唯一行得通的态度。然而我还是要说，我不十分了解我们刚才听到的美国代表团的评论。在我们的讨论中，律师的证辞究竟占什么位置？我们要律师的意见作什么？你和我正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正常的机智的对话，但是为什么有的发言人要那样行事？我开始有了这样的印象，就是有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就装聋——当然，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装聋的——而这个聋子的反应很快回答得很迅速，可就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198.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以为苏联代表团不必吩咐我说什么；我也没有吩咐他说什么。

199. 主席：我认为这场对话可到此为止。我们将对载于文件S/7951/Rev.2的决议草案实施部分第2段进行表决。

举手表决。

同意：保加利亚、埃塞俄比亚、印度、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无。

弃权：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法国、日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表决结果是同意六票，反对票无，弃权九票。

实施部分第2段由于未获得九票赞成，不予通过。

200. 主席：在这种情况下，既是没有一个实施部分被通过，我不知道苏联代表是否坚持要我们将决议草案全部一次交付表决。苏联代表不坚持，那么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未予通过。

201.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决议草案刚才表决过了。这一草案的内容是说明：以色列无视安全理事会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决议，还在更多地掠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与叙利亚的领土，霸占着这些领土，这样它就没有停止它的侵略，也是对联合国以及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的抗拒行为。

202. 苏联决议草案中提出，安全理事会应有力地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活动及其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与约旦的部分领土的继续占领，应把这看作是一个侵略行为，是对联合国宪章与公认的国际法最粗暴的破坏。苏联决议草案也提出，安全理事会应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从那些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无条件地撤走它所有的军队，并撤回到停战线以内，而且应该尊重在总停战协定中所规定的非军事区的地位。主席先生，在目前的状况下，当联合国的一些会员国受到公开侵略时，这些要求表明了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的最起码的行动。

203. 遗憾的是，由于安全理事会某些理事国，特别是美国的反对，安理会未能遵循联合国宪章而尽其职责，也没能对侵略者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那些作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而未能尽职的国家，对此要负重大责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紧急情况，联合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便立即制止在近东的继续侵略。

204. 以色列的极端分子嘲弄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无视当代国际法律与道德的起码准则。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军事集团与统治势力发动了出于领土野心的沙文主义的军事侵略行动，其后果是中东形势更加恶化了。

205. 然而，在目前，在安全理事会内更进一步地讨论这个问题，显然并不能产生符合联合国宪章条款的并为当前形势所需要的结果。苏联代表团已经对于美国的决议草案〔S/7952/Rev.2〕表白了自己的观

点，认为这个草案是无法接受的、不合理的、而且本质上就是有意帮助侵略者的。在这个草案上作一些微小的改动，并不能改变这一草案在实质上无法接受的特点，这对事情并没有多大帮助。苏联代表团愿意重申自己不同意美国决议草案并将投票反对。

206. 就在刚才，也可以说“就在幕前”吧，安理会代表们一定已注意到出现了一项新的美国决议草案〔S/7952/Rev.3〕。除了字句上的润饰之外，它与前一个美国决议草案不差分毫。苏联代表团愿意十分清楚地阐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将行使安理会授与我们的权利，投票反对这种仓促炮制出来的美国决议草案。

207. 我们也曾经表示过我们对加拿大决议草案〔S/7941〕的观点，于此我们重申对这项草案的否定态度。

208. 主席先生，由于某些大国，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所采取的立场，由于在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间意见缺乏一致——其中有几个国家（我们指的主要是美利坚合众国与联合王国）在实际行动上是在支持以色列侵略者——，安全理事会未能遵循联合国宪章作出必要的决定。主席先生，这是一个事实，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并承担一切政治上的、法律上的以及其他种种的后果。

209. 正因为如此，主席先生，我们必须寻求其他途径以消除侵略后果并使以色列军队立即撤回到停战线之内。在这东方阿拉伯诸国的困难时刻，苏联代表团坚信所有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所有支持民族自由独立以及拥护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人们，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援助阿拉伯各国人民捍卫他们的合法权利，给以色列侵略军以决定性的回击，消灭近东战争的温床，并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

210. 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确信，不管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面临着多大困难，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必将胜利。

211.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对于苏联的决议草案的各个方面都弃权，其理由我在昨天安理会议〔第一三五八次会议〕的详尽发言里已经充分

说明。当时我曾指出苏联提案的主要缺点。苏联的提案试图把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简言为：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要以色列撤回他们的部队，并使一切都丝毫不差地恢复到六月五日战争发生以前的状态。我曾向安理会指出那个提案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就是再一次地使双方军队处于直接对峙作战的状态；再一次地没有国际机构使双方隔离；再一次地造成亚喀巴湾的封锁，阻止所有海洋国家的自由的、合法的航行；再一次地使二十年来孕育近东战火的双方积怨无法消除；更重要的是再一次地不能阻止这一地区的军备竞赛，这一竞赛实质上造成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212. 根据我们真诚的判断，也是安理会大多数代表的判断，苏联的提案因此并不包含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它不能导致和平。与此相反，它却是向另一次战争倒退一大步。今天近东迫切需要的是走向真正和平的新的步骤，不仅是如我们今天已实现的一次停火；不仅是我们十八年来曾经有过的那种脆弱的，具有危险性的停战；不仅仅是撤退，撤退是必需的，但还不够。我们的目的应是真正的和平。

213. 今天，我们没有从苏联方面听到表示要和安理会理事国一致前进，以寻求真正和平途径的意愿。我们的决议草案则是根据这一意愿提出的。我们表示了灵活性，并愿意把我们的观点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的意见协调起来，力求找出一个共同途径来解决这一严重问题。

214. 对于苏联代表的意见，我是这样理解的，它不是一次真实的努力，是企图为了下一步骤制造理由，而这下一步骤在报纸上关于苏联意图的报道中已经公诸于众。就美国而言，我们对于要计谋是不感兴趣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了造成中东真正和平而作出真诚的努力，并为此目的而与安理会诸理事国共同工作。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谴责，谴责是不怎么有效的外交行动；也不是对于导致这种形势的错误和政策置之不理；而是对问题的解决作出真诚的努力。我们将坚持这种努力。

215.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由于我在安理会已作过声明，我就无需对我们今天的表决作冗长的解释。安全理事会六月六日通过了第一个号召停火的

第二三三（一九六七）号决议。在六月七日安理会又定出了当天格林威治时间下午八点钟的时限的第二三四（一九六七）号决议。六月九日安理会第一三五二次会议上又给有关方面两小时的时间汇报他们对停火令的接受与执行情况的第二三五（一九六七）号决议。

216. 尽管安理会一再要求实行有效的停火，以色列却进一步侵略了叙利亚的领土。以色列这种蔑视安理会历次决议的行为，加强了我们赞同苏联决议草案实施部分第1段的根据。至于决议草案的第2段，我国代表团一直主张并诚恳地提出，除非在停火的同时，执行关于将武装部队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地位的规定就不可能缓和紧张局势，更谈不上长期停火以达到持久和平了。这仍然是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因此，我们支持这一决议草案。

217. 由此，我必须将我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安理会第一三五二次会议上首次列举的四点建议再次提请注意。这四点不仅与各代表团所提出的意见有关，而且也与今后在安理会或其他场合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有关。

218. 我要最热烈地感谢埃塞俄比亚的代表、我的朋友和同事马康南先生，因为他赞同我国代表团所采取的立场。我也感谢加拿大、联合王国和巴西的代表，因为他们对我所提的四点建议中的一点或数点表示同情。

219. 停火和以色列武装部队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所占据的地位这两件事的相互关联，是我四点建议的基础。即使是在这一阶段把这一事实再澄清一下，也不嫌迟。

220. 建议的二、三两点——即联合国机构在这个地区恢复并加强其活动，以实现停火与撤退，以及请求联合国秘书长指派一位特别代表——是和建议的第一点有联系的。

221. 只有这第四点，要在撤退完毕，被侵略地区完全让出以后，才需要安理会采取行动。

222.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苏联代表说他反对加拿大六月七日的决议草案〔S/7941〕。在苏联决议草案未付表决以前，我曾表示愿意就那个决议草

案进行协商，作某些可能的修改。我曾希望苏联代表不要表示不愿协商，希望他不仅和加拿大，也要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在一些进一步的建设性的措施上进行协商。在这一点上，我同印度以及其他代表有同样的想法。

223. 我国代表团和我深信安理会大多数代表都迫切希望在安理会内继续进行协商。我昨晚曾发表这样的意见，即我国政府坚决地认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应继续努力协调他们的行动，不应促使安理会分裂，不应减少我们工作中获得良好结果的机会；他们应当行使宪章和历史赋予他们的特殊职权，协力定出积极解决问题的方案。

224. 因此，主席先生，我希望我们是根据下面这一认识而决定休会的，这就是不管苏联代表打算采取何种方法把他所提出的立场和观点强加于联合国，我们仍应在安理会继续进行协商，因为我们在里承担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225. 主席：在发言人名单里，没有其他人要求对他们的投票作解释。因此，我作为丹麦的代表，请各位代表容许我，根据丹麦政府的指示，对我的投票作解释。

226. 根据我国代表团的意见，安理会在中东问题上今后活动的最重要目的应当是为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平作出永久性的安排。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依据政治现实来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已经成功地恢复了中东的和平；现在全世界有一切理由可以指望我们努力作出真正反映安理会根本职责的贡献，这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通过片面性的决议，把目前形势的一切责任推到争执着的某一方，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中东的现代史太复杂了，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还认为不根据对等原则，只向某一方提出要求，也不能达到这一目的。

227. 如果我们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一地区获得稳定的和平，我们就必须谋求全面的、不偏不倚的解决办法，而这种解决办法应当是对有关方面都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已经采取了一致行动使中东恢复了和平。我们相信只有继续采取共同行动，才能维护这一地区稳定的和持久的和平。

228. 基于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在文件S/7951/Rev. 2中的决议草案付表决时，已表示弃权。

229. 现在，我回到主席的地位。依照我们刚才所一致同意的，我宣布休会到下午五时。

230. 伊亚拉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和其他代表一样，不愿拖延会议时间，但我可否请主席具体地说说，复会以后，我们将作些什么？是否要讨论那个未解决的，由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等代表团所提交的决议草案〔S/7968/Rev. 1〕？我们究竟打算做些什么？

231. 主席：等我们今天复会时，第一件事是由阿根廷代表介绍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联合提出的决议草案。我知道这三位起草人希望今天对他们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232. 此外，我这里还有一张要求今天发言的代表名单。

233.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很抱歉，我无法告诉你这些发言人要说些什么。

234. 伊亚拉先生(尼日利亚)：非常感谢你的说明，主席先生。

235. 主席：现在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236.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的审议结果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没有对侵略表示态度，没有对侵略加以谴责，也没有按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决议草案所规定的那样，命令侵略者的部队进行迅速的、及时的和无条件的撤退，所以就未能履行它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根本责任。

237. 安全理事会将对当前这一事件的失职，肯定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真诚的和严重的关切。这种失职可以表明安全理事会甚至将不能抹去一个侵略事件的后果，在这次事件中，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如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设置了重重障碍，实际也就是反对采取公正的和迫切的行动。

238. 请问：对于要求侵略者从受害者的领土上

撤走这样一个呼吁，持反对态度，这是公正的吗？是客观的吗？

239. 安全理事会今天所作的表决，将在反对阿拉伯人及其正义事业的许多不义行为之中，又增一个新项目。

240. 美国政府曾经一再地说越南问题应当由安全理事会来处理。它以为用这种伪善的建议可以愚弄世界，掩盖它在亚洲的罪恶阴谋。有些人仍然幻想着安理会能够做美国政府所不同意的事。美国代表团在这次安理会议中的态度给了这些人一个警告。

241. 我愿对那些投票赞成苏联决议草案的代表团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维护了联合国宪章，站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一边。

242. 我愿告诉安理会，特别是告诉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阿拉伯人民决不会忍受这种不义行为，并将努力制止它。

243. **主席：**苏联代表要求发言。

244.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可否请你确切地说明我们何时复会？

245. **主席：**还有一位代表请求在休会以前发言。他说他只作大约五分钟的发言。在他发言以后，根据安理会的同意，我打算休会到下午五时。当然，我听从安理会决定，但是我们原先是同意休会两小时的。

246. 在发言名单里，下一个发言人是伊拉克的代表。由于邀请了四位代表，安全理事会的议席已经满了。叙利亚的代表表示愿意暂时让出自己的席位，给伊拉克代表发言。我赞赏叙利亚代表这一姿态，现在就请伊拉克的代表入席发言。

247. **哈拉夫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允许我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如我所许诺的那样，我只打算说几分钟的话。我先要说明我们没有参加前几天讨论的两个原因。

248. 第一个原因是与安理会大厅具体席位的安排有关。原先决定——当然是得到我们同意的——只让三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坐在安理会的议席上参加全部讨论。这三个代表曾经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他们表达了全体阿拉伯国家的意见。在过去的几天里，三个最直接有关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叙利亚的代表，和你，主席先生，以及安理会的代表们坐在一起。当然，说它们是“最直接有关”的国家还不能表明情况的全貌，因为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是直接有关的。其实，不仅阿拉伯国家是直接有关的，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是而且应该与以色列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这个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有直接关系的。巴基斯坦的代表今天下午出现在安理会的面前，就是一个证明。他用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心情说明了这个问题对联合国全体员工，对全世界各国人民是何等的重要。我再重复一句，这个事件不仅是阿拉伯各国所关心的，而且是全世界爱好自由、正义和独立的各国人民所关心的。

249. 我们非常感谢巴基斯坦的代表，感谢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这次争端中阿拉伯人民正义事业的支持。我们也感谢安理会诸位代表，因为他们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权利，进行了日以继夜的工作。

250. 我们没有参加讨论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怀着不信任、失望和厌恶的心情——请原谅我作为受害一方成员之一使用这样的字眼——一直在会外注视着。我们看到安理会各次会议都在磨时间，好让侵略者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安全理事会的某些代表——常任理事国代表——的花招是众所周知的，无须加以解释。我要谈谈与以色列侵略叙利亚以及停火有关的情况。每次在安理会议上，听到侵略者继续向前推进的消息时，某些代表团就会说：“我们还不能肯定；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澄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情报。”其原因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和以色列侵略者互有默契，为的是确保那个侵略者能实现侵略叙利亚领土的阴谋。而这正是事实的真相。

251. 在这个会议桌上我的阿拉伯国家兄弟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苏联、保加利亚和其他——曾着重指出某些大国在以色列侵略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上相互勾结。大批飞机被派去轰炸阿拉伯的军事设施和据点。这里我指的是美国飞机。

252. 美国政府曾多次否认他们曾使用飞机。然而为了辩论起见，就算我们同意并承认美国政府这个

说法可以接受，也还有两点是无可辩驳的。我们都 知道美国和以色列亲如父子兄弟的关系。我们都 知道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的重要性。我们都 知道全人类 担心着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我再重复一遍，我们都 知道以色列侵略者和美国政府的关系。我们会相信美国 政府不因为上述重要原因而为以色列的侵略开放绿灯 吗？我们会相信以色列人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就 能发动向阿拉伯国家的进攻吗？

253. 数以百万计的免税的美元货币正在向美国 人民募集。我们了解到纽约市为了要筹集几百万美元 来救济该城有色人种的贫穷困苦已经花了好几个月时 间了，那么怎能容许把亿万美元交给以色列侵略者 呢？今天早晨在广播里我甚至听到市长同一些人关于 六百万美元的增减的斗争，因为纽约市的预算不能允 许把这笔钱用来照顾在受歧视的情况下生活着的一些 人。天晓得，我们怎能理解亿万美元正在公然筹集起 来送往以色列呢？这是一点。

254. 另一点是：我们能相信在美国当局和以色 列侵略者之间没有关于消息和情报方面的默契吗？我 们知道得非常清楚，美国政府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 家之一，一定有了解世界各地领土上动态的设备。我 的一位同行已经提到U-2飞机和其他侦察船只和侦察 卫星。因此，仅仅是那两个理由——我们说有三个 ——就使我们相信关于袭击我们阿拉伯世界的问题， 美国政府和以色列负有同样责任。

255. 我可否再提一下，美国政府为了在人们制 裁以色列的侵略时，加以阻挠，竟在世界各国首都和 联合国这里使用压力和政治手段。这对于有关各国和 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256. 今天上午，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谈到 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责任问题。我在这里不想告诉安 理会代表们什么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作为受害的一 方，我们再来读读联合国宪章。

257. 宪章第五章是关于安全理事会。第二十三 条第1段是陈述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选举问题。

“大会应选举联合国其他六会员国……”—— 这是为了组成安全理事会——“首宜充分斟酌联

合国各会员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本组织其 余各宗旨上之贡献，并宜充分斟酌地域上之公匀 分配。”

关于“地域上之公匀分配”，意思是安全理事会理事 国不仅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也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 他们必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职能。

#### 258. 第二十四条第1段说明：

“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 国”——我们一百二十二个联合国会员国——“将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 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 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

安全理事会应代表联合国行事。

259. 毋需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不 应该象某些人所作的，代表侵略者行事。第二十四条第 2段说明：

“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职务时，应遵照联合 国之宗旨及原则。”

因此，安理会代表会员国并遵照联合国之宗旨行 事。我的话是针对刚才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而说的，他的 国家和美国政府一样对形势的每一方面都负有同样责 任。当然，联合王国代表在理事会上的发言没有美国 代表那么积极，但是它确是要同美国分担责任的。

260. 我所以提到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责 任问题，是因为我听过美国代表戈德堡大使谈到他在安 全理事会中的职责问题的一番话。戈德堡先生说：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出席安理会的任何代表， 除了代表他的国家以外，还代表别的什么。”〔第一 三五六次会议，第71段。〕

我认为安理会的代表是代表联合国的。后来，他又继 续说：

“我们代表我们的国家发言，我们阐述我们国 家的政策”——这是宽恕、怂恿、保护以色列在 这一地区侵略行为的政策——“而我们竭尽自己 的能力把我们国家的观点告诉给安全理 事会。”  
〔同上〕

关于这一点，我不必再作任何说明了。我认为我已经把我的观点说清楚了。如果我还需要讲些什么，那就是简单地说，美国政府在这里所干的一切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的侵略。

261. 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再谈两三分钟。自从危机开始之后，我们大家都记得美国所作的保护这一地区所有国家领土完整的著名保证。战争爆发前一星期左右，我们听到美国代表非常动人地一再提到，美国保证保护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那时在场的人全都记得非常清楚，戈德堡大使在战争爆发之前，经常强调“所有的”，确实，他经常说：“所有各方”。后来，战争爆发了。以色列侵略者闯进我们家园。这一保证只在开始时提了一次，而“所有的”这个词就说得不那么响亮了。从那时候起，我们认为我们只听到过一次，因为，事实上——这一点可以从华盛顿发布的有关国务院立场的文件中可以得到证明——每当有人问美国政府代表：“你们所说的‘所有的’是什么涵义”时，他们都说无可奉告。在以色列入侵之前，这“所有的”的涵义是众所周知的。

262. 有人提到——这是由美国代表团首先提出，后来又由安理会某些代表一再重复的——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谈判问题。主席先生，如果你相信被侵略者能和侵略者谈判，那么，贵国的历史就会把真话告诉你。丹麦人民并没有和纳粹侵略者谈判。法国人民并没有和纳粹党人谈判。俄国人英勇奋战到莫斯科大门口，也没有和侵略者谈判。埃塞俄比亚人民也没有和法西斯意大利谈判。你怎么能要我们和侵略者谈判呢？把侵略的成果交给侵略者吗？在国际的或其他的讹诈下谈判吗？

263. 在今天早晨的纽约时报上——正如我的一位同行所说，纽约时报现在垄断着新闻——就有一则消息报道以色列政府在开始制造原子弹。我肯定你们都已看到这则消息。这是策略的主要部分。这是讹诈的主要部分。好象我们还不知道以色列早已在干这个了。他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除非你们接受，否则就会被原子弹消灭”。这个原子弹究竟是在谁的技术帮助和指导下制造的呢？

264. 主席先生，我想我已经花了你够多的时间

了。有一点我想谈一下，那就是，即使我们遇到过挫折，即使我们遇到过失败，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的权利，而且我们一定会击退侵略者。我们一定——这不仅是讲给侵略者听，也是讲给别人听的——不会忘记，我们一定不会宽恕的。

265. 主席：现在请美国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266. 巴法姆先生（美国）：我实在感到遗憾，在安理会应该休会时不得不再耽搁大家一下，因为我觉得，对刚才我们听到的伊拉克代表的谬论不加评论，是完全不可能休会的。我将把我的发言压缩在五分钟之内，也就是伊拉克代表答应他的讲话所需的时间。关于他的发言，我认为有两、三点必须指出。

267. 首先，我们一再听到关于美国飞机干预了最近这次冲突的论调。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已经否认过许多次，看来再否认是没有必要了。但是，唯恐谎言多次重复就会使人信以为真，唯恐他们的一套老办法在这里产生效果，所以我感到有必要再一次肯定地说这纯属捏造。我们曾一再提出接受联合国对这些指控作公正的调查，不过我可以说这个建议还没有被采纳。我只能希望伊拉克代表所说的“或者我们不谈这一点”是说他和他的同行们现在终于认识到这一特殊指控的虚假性。

268. 他的可能是更主要的，甚至是更惊人的指控，说美国“为以色列的侵略开放绿灯”。关于这一点，我想提醒诸位，正象多次发言所表明的，美国在安全理事会内外都竭尽全力制止冲突的发生。你们诸位中凡是参加过讨论的，凡是致力于作出决定以保证安理会采取预防措施以制止冲突的，凡是在冲突发生时致力于谋求停火的，就会知道真理究竟在哪里。

269. 最后，为了不耽搁大家太久，我仅仅想对美国政府政策中的一点加以澄清，而这一点就是伊拉克代表迷惑不解的。我从他对纽约时报的评论中，才知道他是这一报纸的热心读者。但是我认为他对今天早晨的纽约时报看得不够仔细。如果是仔细地看过了，他一定会看到，就在昨天，约翰逊总统还亲自再次肯定了美国对待中东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政策。

270. **主席：**伊拉克代表要求行使他的答辩权。

271. **哈拉夫先生**（伊拉克）：只是为了订正一下记录，关于美国飞机参与对我们家园的侵略行为问题，我没有说我们能够不谈这一点。而只是说，为了辩论起见，我们姑且不谈这一点。

272. 关于看纽约时报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早上一张开眼能看到的唯一报纸就是 纽约时报，那就是我们所读到的。

273. 至于美国政府的保证问题，今日早晨的纽约时报说，总统不作任何解释，而国务院的官员们对于这个保证是什么涵义也不愿详细说明。

274. **主席：**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了。既然现在快到下午三时二十分，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建议休会到五时三十分。现在没有不同意见，就休会到五时三十分。

下午三时二十五分散会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